

朱可夫 大传



安徽人民出版社

作者前言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是前苏联一位杰出的军事活动家，苏联元帅，曾4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还被授予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朱可夫出生于沙俄时期卡卢加省斯特列耳科夫卡村一个穷苦的鞋匠家庭。青年时期曾在沙俄军队中服役。1918年参加苏联红军，191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历任排长、骑兵连长。1923年起历任骑兵团长、骑兵旅长、工农红军骑兵监助理、骑兵师长、骑兵军长、军区副司令和苏远东第一集团军司令。1940年起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1941年1—7月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充分显示了他的统帅才能，成为一名赫赫有名、功勋卓著的元帅，成为斯大林的第一副手和苏军各战线的救急“消防员”。

卫国战争期间，朱可夫身负要职，往返于决战前线和设在莫斯科的最高统帅部之间，屡历生死考验。1941年6月23日起朱可夫

成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先后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1942年8月起往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副最高统帅。1942年至1943年负责协调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突破列宁格勒封锁战、库尔斯克会战和第聂伯河会战的各方面军的行动。1944年3—5月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1944年夏季负责协调白俄罗斯第1和第2方面军的作战行动，1944年11月至1945年6月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1945年5月8日，朱可夫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并受其委托接受了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的投降，向全世界宣告这场惨绝人寰的人类大浩劫结束。

随着德、意、日法西斯的溃败，盟国间的分歧和矛盾凸现出来，国际形势恶化，人类又陷入“冷战”之中。战后的苏联政治也风云多变，朱可夫在政治风浪中几经沉浮，几多坎坷。德国投降后，朱可夫首任苏军驻德军队集群总司令和德国苏占区最高行政长官。1946年返苏任职，任苏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46—1953年先后任敖德萨军区和乌拉尔军区司令。1952年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斯大林逝世后，朱可夫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3年7月当选为党中央委员。1955—1957年任国防部长。1956—1957年为党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委员。苏联第一至四届最高苏维埃代表。获“胜利”最高勋章2枚。1957年10月被免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于1958年3月被迫退休。1966年勃列日涅夫为朱可夫恢复了名誉。1974年6月18日病逝于莫斯科。

朱可夫一生主要活动在军事领域，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则是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伟大卫国战争的岁月流逝得越久，朱可夫在当时伟大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就越显得高大、光辉。他的业绩激励今天的人们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正如美国著名的作家索尔兹伯里所言：“随着光阴的流逝，真正有成就的种子会从徒有虚名的莠草中被筛选出来。唯有这位严肃而果敢的人的名字却能在其他所有军事首长面前永远闪闪发光，”“许多人都承认，朱可夫

确实是 20 世纪率领大批军队进行战争的统帅的统帅……。”

人类即将跨入 21 世纪,追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今天,我们研究学习那场战争的经验 and 得失,对于人类的和平事业不无裨益,而研究朱可夫的一生就成为我的首选之题。

我在编写《朱可夫大传》时,翻阅了上千万字的中外文资料,作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卡片。其中,我特别注意收集前苏联和俄罗斯出版的有关朱可夫的传记、资料、文件,以及与朱可夫同时代的政治家、外交家、战友、他的身边工作人员的著作和回忆录。我希望能从多方面多角度来介绍朱可夫的一生,还朱可夫的历史本来面目,至于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读者们是最公正、最权威的裁判。

《朱可夫大传》收集了学术界同仁有关朱可夫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俄罗斯政府公布的最新档案,其中关于朱可夫军事生涯中上级的屡次鉴定、30 年代大清洗中的活动、50 年代苏联党内的一些活动的资料都是首次公布和引用,从而使本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我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编写过程中我较多的引用和参考了前苏联作家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朱可夫元帅》一书中的资料,特致谢意。由于个人能力水平的局限,肯定会有不少谬误,恳请读者赐教。

李延长

1995.6

目 录

作者前言	(1)
第 1 章 农民的儿子	(1)
第 2 章 作坊里的世界	(9)
第 3 章 从沙皇骑兵到红军战士	(17)
第 4 章 红旗下成长	(31)
第 5 章 红军机械化的先行者	(55)
第 6 章 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与军队大清洗	(70)
第 7 章 大清洗时期的朱可夫	(96)
第 8 章 朱可夫扬名哈勒欣河	(120)
第 9 章 最大军区的司令员	(150)
第 10 章 不喜欢参谋工作的总参谋长	(177)
第 11 章 恶魔出笼之日	(206)
第 12 章 斯大林的“消防员”	(225)
第 13 章 斯大林说：你们是好样的	(257)
第 14 章 伟大列宁格勒的 27 昼夜	(278)
第 15 章 决定人类命运的莫斯科保卫战	(308)
第 16 章 二战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激战	(359)

第 17 章	库尔斯克钢铁大绞杀	(392)
第 18 章	挥师西进肃清德寇	(413)
第 19 章	直捣敌巢——柏林攻坚战	(453)
第 20 章	胜利大结局——德国投降	(487)
第 21 章	同床异梦的短暂蜜月	(510)
第 22 章	战将发配敖德萨	(542)
第 23 章	锋芒毕露的军人政治家	(559)
第 24 章	无奈的结局	(592)
后 记		(613)

第1章 农民的儿子

沿着莫斯科西南的道路向前走约 300 公里,就到了卜卢加州。这里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名为斯特列尔科夫卡。在俄语里,这个词的引申意思是“火炮兵”。老年人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不过它使人们追溯到俄罗斯火炮兵当年驻扎在这里戍边的那个遥远的年代。世世代代已经过去了,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和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乡村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

然而时间流到 19 世纪末叶的时候,这块“火炮兵”的故地,谁也想不到会出生一个真正的、传奇式的军事统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朱可夫于 1896 年 12 月 2 日(旧历 11 月 19 日)出生在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是个穷鞋匠,母亲乌斯季妮娅·阿尔捷夫耶娜是个勤劳的家庭妇女。

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如此描写自己的身世:

“我家住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

陷进地面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绿苔和青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开着两面窗户。

“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盖的。听一些老年人说，那儿原来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弥补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回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父亲刚满八岁的时候，他的养母就去世了。他便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位皮匠学手艺。他后来同我们讲起过，他学徒期间主要是干家务活，替老板抱孩子、喂牛等等。就这样学了三年，‘满师’以后便到别的地方去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维义斯还开着一家时髦的鞋店。

“我知道的不详细，只听父亲讲过，1905年事变后，他和许多工人一起由于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了，并被逐出莫斯科。从那时候起，直到1921年去世止，他再也没有出过远门，一直在本村干皮匠活和农活。

“我母亲出生在邻村黑泥庄一个很贫穷的人家。

“母亲和父亲结婚那年，母亲35岁，父亲已经56岁了。他们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也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

“母亲身体很强壮。她能毫不费劲地扛起五普特重一袋粮食走好远一段路。据说，她身体强壮，是因为她父亲——我外祖父阿尔乔姆的体力好。我外祖父能钻到马肚子下面一头把马顶起来，还能攥住马尾巴，一把把马拉得蹲在地上。”

由于土地贫瘠，生活穷困，朱可夫的父亲不得不去城里打零

工，串乡找活干，农活全撂在朱可夫和母亲的肩上了。她母亲拼命干活，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收入甚微。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愤愤不平地写道：

“我想，乞丐讨到的说不定比这还要多些。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个时候，贫农们就是这样的命啊！所以，妈妈毫无怨言地干。为了不挨饿，我们村的很多妇女就是这样干的……我们这些贫农家孩子，都看见过妈妈们日子过得多么困难。每当他们流泪时，我们心里也十分难过。而每当他们从马洛亚罗斯拉韦次给我们带点小面包圈或甜饼干时，我们又是何等地高兴啊！如果是在过圣诞节或者是过复活节时，能积点钱给我们买大馅饼，那我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在我满五岁、姐姐玛莎七岁那年，妈妈又生了一个男孩，叫阿列克谢。他很瘦，大家都担心他活不长。妈妈一边哭一边说：‘孩子怎能长得胖呢？光靠水和面包行吗？’妈妈产后几个月，又决定进城去挣钱。邻居们都劝她在家带孩子，因为孩子还很瘦弱，很需要吃妈妈的奶。但是，饥饿威胁着全家，妈妈不得不走，只好把阿列克谢交给我们照看。结果，他没有活多久，不到一岁就死了。他是秋天死的，我们把他葬在乌戈德厂公墓。我和姐姐都为阿列克谢的死感到悲痛，更不用说爸爸和妈妈了。我们常去看看他的墓。”

不久朱可夫家的屋顶因朽坏而倒塌了，全家不得不搬家。但是住哪里呢？朱可夫的母亲想了个办法，把母牛卖了，换回盖房子的木料，他父亲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买回了一间小房架。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房子很快就盖成了。朱可夫很高兴，他们又有了新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所房子从外表看，就比别人家的要差些。门是用旧木板钉的，窗户安的是破玻璃。但是，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冬天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暖和的藏身之地了。至于挤，俗话说：宁受挤，不受气呀！”

这年年成不好，家里的粮食只够吃到12月中旬，他父亲挣的钱只够买面包、盐和还债。“谢谢邻居们，他们有时给我们送点菜汤和粥。农村中这样的互助是常有的，这确实是生活在艰难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好团结的传统”。幼小的朱可夫很明白团结互助的这个浅显道理，也受到了很大的熏陶。开春后，村旁的奥古勃梁卡河里有很多鳊鱼、鲈鱼和冬穴鱼，朱可夫和小伙伴们就用篮子兜鱼，捉的鱼多，他就主动送给邻居们些，感谢他们的救济。

朱可夫7岁时就开始帮大人干活了。有一天，父亲对他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顶一个大人干活了。明天你就带上耙子，和你姐姐玛莎一起摊草、晒草和垛草。第二天，他和家人一起去割草。一路上见到他的小伙伴们都拿着耙子，他很自豪，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了。他干活很卖力，两个手掌起了血泡都不吱声，血泡磨破了，他就帮姐姐抱草和垛草。在学割麦子时，他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结果一不留神镰刀割破了左手的小拇指，把妈妈和他自己都吓了一跳，直到他功成名就，左手小拇指仍还留有这块伤疤。从小养成的爱劳动习惯，为他成长奠定了基础。

转眼间已是1903年秋天，朱可夫该上学了。他们的学校是位于维利奇科沃村的一所教会小学。刚上学时，他看着有些孩子背着父母替他们买的背囊式书包洋洋得意，就感觉到自己身上背的妈妈用粗麻布缝的布袋有些丢人。很快这种感觉就烟消云散了。他在学校里遇到了一个对他一生起到过重要作用的老师——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这位老师教书很有经验，为人和蔼善良，从不无缘无故地惩罚人，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学生们都很尊重他，听他的话。朱可夫嗓子好，被吸收到学校的合唱队。学习成绩优秀，顺利升入二年级。但是他姐姐玛莎学习不好，在二年级留级一年，父母亲决定不再让她继续上学，要她留在家里帮大人干活。玛莎很伤心，朱可夫也很难过。他就在父母跟前求情说，姐姐学习不好那是因为在家干活而缺课太多，而且别人家父母也干活，

也外出拉脚,但谁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再说姐姐的女友们都继续上学,所以姐姐应该继续上学。父母亲终于被说服了,玛莎又能和朱可夫一起去上学了。

朱可夫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学习,而且喜欢投身大自然的怀抱。他的教母的一个亲兄弟,名叫普罗霍尔,在奥古勃村财主尼基福尔·库拉金的茶馆里当跑堂的,有条腿不怎么好使,人们都叫他瘸子普罗霍尔。普罗霍尔虽然腿瘸,却酷爱打猎。夏天,他打野鸭;冬天,就打野兔。每次打猎时,朱可夫必定同行。朱可夫的任务就是驱赶猎物,拾野兔或者下到奥古勃梁卡河里拾野鸭。由于普罗霍尔总是百发在中,所以他们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晚年时朱可夫与道:“我至今还非常喜爱打猎。这可能与普罗霍尔在我童年时就培养我打猎的兴趣有关。”

此时的俄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各地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所以朱可夫和乡亲们也非常关心国家的形势。每当夜幕降临或者农闲时,农夫们,特别是年轻人都爱到茶馆里喝茶。在这里可以互相交流,谈谈新闻,赌赌“罗托”,打打扑克,有事没事喝上两杯。朱可夫也很喜欢去茶馆喝茶,坐在成年人中间,听农夫们谈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各种趣闻。朱可夫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以及其它城市工作的乡亲们那儿得知: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举行和平游行,向沙皇请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但遭到沙皇军队和警察的枪杀。知道莫斯科发生过许多次政治罢工、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莫斯科和其它城市的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站在工人阶级前列的革命者有的遇到野蛮杀害,有的被送进监狱,有的被流放服苦役。在这里,朱可夫第一次听到列宁的名字,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把劳动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

出现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专制独裁制度作斗争。这一切都在朱可夫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他后来写道：“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是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

对朱可夫的成长影响最大的人当属其父亲。康斯坦丁常年在外出找活干，亲眼目睹了莫斯科和彼得堡工人的罢工斗争，非常同情他们，甚至积极投身。1905年动身去莫斯科前，妻子劝他说，你不要多管闲事，不然，宪兵会把你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但他却说：“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1906年，由于参加罢工，警察当局禁止他在莫斯科居住，只准回本乡。尽管这样家里日子可能会更难过，但朱可夫仍很高兴，因为父亲会不再离开他们了。

朱可夫很喜欢自己的父亲，康斯坦丁也很喜欢朱可夫。康斯坦丁终年在外谋生，到过许多大地方，可谓见多识广，加之性格耿直，乐于助人，所以他在村里很有威望，人们都尊敬他，听从他的意见，村里的大小集会，最后都由他拍板定夺。这种中心位置使他的个性渐渐有些固执，不容异议和否定。朱可夫在性格方面基本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倔强、耿直、固执和自信，这种性格在战争年代成为扭转不利局面进而取胜的支柱和基础，在和平年代则成为他政治上不时失意的根源。当然这是后话。朱可夫小时候由于固执的性格，不时与父亲发生冲突，甚至用离家出走抗议父亲的毒打。朱可夫后来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写的：

“……父亲有时也会因为某一过错而严厉地惩罚我，甚至用皮带（他做鞋活时用的皮带）打我，要我求饶。可是我很固执，任他怎么打，也不求饶。有一次，他又抽打我，我就从家里逃跑了，在一个邻居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除姐姐外，谁也不知道我躲在哪儿。我和她讲好了，让她不要告诉人，并给我送饭。人们到处找我，但我隐藏得很好。后来，那位邻居无意中发现了，就把我领回家。

父亲还特意对我说，他以后不打我了，原谅我了。”

1906年，朱可夫小学毕业了。他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人都为他的优异成绩感到高兴和骄傲。为祝贺他小学毕业，母亲亲手为他做了一件新衬衫，父亲为他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鞋。尽管他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无法再继续上学了。父亲对他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我可以带你去莫斯科学手艺了。但母亲爱子之心使他在家里多呆了一年。

懂事的小朱可夫知道，他已经长大了，应该为家里出力了。他在家干什么活都干。他也明白，小学毕业就意味着他的童年实际上就结束了。每当他想到就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和伙伴们去莫斯科的时候，他就感到心情紧张，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转眼已是1908年夏天了。邻居们都在谈论送孩子们去莫斯科学手艺的事。有的准备最近几天就送走自己的孩子，有的想再等一两年。他的好朋友列什卡已进财主穆拉什金的木工作坊当学徒了。他母亲决“三一节”后送他走。

他父亲问朱可夫想学什么手艺。朱可夫说想学印刷工。但由于没有熟人介绍而只好作罢。于是他告诉父母亲，干什么无所谓，只要对家里有益就行。父母亲决定让他学毛皮匠，因为毛皮匠挣钱多。

他母亲决定把朱可夫送到她兄弟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的毛皮作坊当学徒。正好米哈伊尔·皮利欣是年7月回黑泥庄来了，他母亲就去了一趟。回来后告诉他们：她兄弟要看看朱可夫本人。条件是按老规矩，学四年半的徒，然后当工人。两天后，康斯坦丁就领着朱可夫去黑泥庄。快到皮利欣家时，康斯坦丁告诉朱可夫，坐在门口的就是你未来的师傅。你走到跟前时要先鞠躬，要问好。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师傅。阔老板是不喜欢旁亲戚的，千万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他们走到院子里看见米哈伊尔躺在台阶上的一张藤椅上。康

斯坦丁走近台阶向他问好，随后把朱可夫推到前面。皮利欣没有答理康斯坦丁的问候，也没有和他握手，转身看了看朱可夫。最后对康斯坦丁说：“就这样吧，我收你儿子学徒。他很结实，看来也不笨。我在这里住几天就回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带他一道走。我妻弟谢尔盖过一个星期去莫斯科，让他把你儿子带来好了。”

康斯坦丁带着朱可夫回家了。家里人问他们，她兄弟给他们倒茶了没有，这一句话把康斯坦丁的火引着了：他就像阔老板接待我们穷哥们一样。走了老远的道，连坐也不让坐一会儿。他坐着，我们像士兵一样地站着。最后他气愤地说：“谁要喝他的茶！我马上带儿子上茶馆，用我们劳动得来的钱去喝茶。”

这次见面给朱可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他上了一堂活生生的社会课，也使他明白，穷人和富人是可能平起同坐的。

很快朱可夫就要离开家乡和亲人，去莫斯科这个陌生的世界去闯荡。此时的他是既激动又不安，同时还带有几分哀愁。临行前，母亲给他带了五个鸡蛋和几块饼，全家人为朱可夫祈祷以后，又按照俄罗斯人的传统在长凳上坐一会儿。母亲忍不住伤心大哭，并把朱可夫紧紧地搂在怀里。父亲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朱可夫心里很难受，但还是忍住没哭。该动身了，母亲还是不放心，一直把朱可夫送到黑泥庄。当母亲说，有的孩子出去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妈妈时，朱可夫坚定地说：“妈妈，我绝不会那样！”

朱可夫带着妈妈给他包了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一条毛巾的小包袱，奔向了那个陌生而又使他后来名垂青史的莫斯科。

第2章 作坊里的世界

朱可夫从未坐过火车，也从来没有见过铁路。这次乘火车旅行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他乘坐的是三等车厢，过道狭窄，只有一根蜡烛发出黄豆般的亮光，车厢内很暗。开车后，他一直盯着窗外闪过的一排排黑色的树影和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光。火车驶过巴拉巴诺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的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使他惊讶。

他问站在车窗旁的一位老伯，这是什么城市，老伯告诉他不是城市，是萨瓦·莫罗佐夫开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是个吞噬了我亲人的怪物。但朱可夫不明白老伯的话，仍旧继续看着那个“吃人的怪物”。他唯一感觉就是世界太奇妙了。

经过4个多小时的颠簸，黎明时分，火车到达了莫斯科。大家都在抢先出站，熙熙攘攘，行李杂物互相碰撞，朱可夫不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着急。

那时车站前广场周围的街道很破烂。到处都是卖糖水的，卖甜

饼的，卖下手馅包子的，卖杂碎汤和其它各种小吃的饭馆。饭馆旁边积着污水和垃圾，衣衫褴褛醉汉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和人行道上。饭馆里正在演奏《莫斯科大火在呼啸，在燃烧！》的曲子，几个有醉意的顾客很不和谐地跟着哼唱。旁边的木房子又破又矮。他们乘车经过的多罗戈米洛夫街很脏，路面坑坑洼洼，醉汉很多，很多人衣衫褴褛，但是，越靠近市中心的地方，市容就愈加壮观：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朱可夫像在云雾中一样，头昏目眩，眼花缭乱。他从来没有见过街上有这么高的大楼和这么平整的街道，马车夫驾着漂亮的鄂尔洛夫马拉的胶轮车一路飞跑。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这一切都超出他的想像，一个城里截然不同的两个境界更使他不得其解。

很快他们就到达了位于德米德罗夫大街（现称普希金街）的卡美尔格尔巷口（现称艺术剧院胡同）的毛皮作坊。作坊里有三个师傅四个徒工。徒工头叫库兹马。老板娘规定朱可夫这个最小徒弟的职责是：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皮鞋、点灯、熄灯，还要经常去毛皮作坊附近的小店铺为师傅们买烟打酒，要在女厨师玛特廖莎的指点下洗餐具和生茶炉子。师傅们早晨7时整开始劳动，晚上7时收工，中间一个小时吃饭休息。如果活多加班，那他们还可以领到一些加班费。但徒工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徒工们经常是早晨6点钟起床，很快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做好准备后，要到晚上11点钟才能睡觉。徒工们就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气很冷的时候，才让他们睡在门过道的高板床上。

一开始，朱可夫不适应作坊里每天繁重的劳动，很想家，想父母、姐姐和小伙伴们。他仿佛觉得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因为徒工要到第四年才给几天假回家探亲。他觉得，这个日子好像永远也不会到来。但性格固执自信的朱可夫咬牙坚持下来了。一年过去了，朱可夫顺利地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手艺，尽管学习中经常

要挨师傅的打，要挨女工头的打，还要挨老板娘的打。特别是老板不高兴的时候，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你，否则他会平白无故地打你一顿，打得你整整一天耳朵嗡嗡叫。老板打徒弟是司空见惯的事，是法规，是制度。永远也不会有人为此而责怪老板，老板就是徒工们的最高审判官。1911年，朱可夫已经在作坊里做了三年工了，当上了徒工头，有三名徒工听他指挥。

尽管做的事很多，但可朱夫仍挤出时间来读书。他与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同岁，关系也不错，亚历山大不时帮助他学习。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他读了长篇小说《护士》、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笔记》和其它许多廉价的惊险小说。不久，他发现这些书都很有趣，但没有什么教益。于是他们决定进一步学习俄语、数学、地理，阅读一些通俗科学读物。他们主要利用星期日或老板不在家时学习。尽管很隐秘，但老板最终还是知道了。朱可夫想这下又该挨打了。但出乎意料，老板夸奖他们学习是好事，但不能影响做工。他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多的自学，并在老板儿子的劝说下，老板同意让他上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朱可夫很珍惜这一机会，每天晚上就趴在高板床上借着厕所里那支20支光的电灯做作业。最后通过了市立中学全部课程的考试，成绩良好。

夜校毕业后，朱可夫还想继续上学，但没有找到机会，所以他就想设法读一些东西。他时常把科列索夫师傅（他在政治上比别的师傅开通）看过的报纸拿来看；亚历山大帮他借杂志看；有时老板派他去马里伊诺林场或莫斯科南岸市区送货，给他几戈比马车费，他就把皮货袋往背上一搭，赶紧走着去送货，用省下来的车费买书看。

朱可夫到全市各街巷送货的次数最多，所以对莫斯科也最熟悉。到了学徒期的第四年，老板看他忠厚诚实，有文化，身体又结实，所以决定带他到下诺夫哥罗德有名的集市做生意。老板在那里租了一间小门面批发毛皮。下诺夫哥罗德是俄国重要的毛皮和各